寶坻政書卷之九

了凡雜著十三

門生劉邦謨 王好善 編輯

救荒書

本縣地卑而土嘯水小雨輒潦旬日無雨輒稱旱先生頻歲祈禱精誠格天者諸所賑恤皆可為法輯救荒書

查議賑恤公移

順天府通州寶坻縣為查議賑恤以安民生事

本年肆月二十八日蒙

欽差密雲兵備副使郭

案驗蒙

欽差巡撫右僉都御史王　憲牌前事備案仰縣掌
印官查將極貧人户動支官倉粟谷酌量賑貸
以救目前之急如果倉無積蓄務要設法或查
動無碍錢粮或勸借富民輸借使小民得沾升
斗以免流離事應經行者從便舉行應議請者
酌議申報詳奪仍嚴禁衙役里胥不許冒支作
弊如不係貧難不得一槩混冒其勸借一事尤
要斟酌毋得聽憑王書人等妄報致滋擾害事
完先將動支賑濟過各數目具由造冊申報本
道以憑轉報等因蒙此案照先據本縣居仁等
里民王庸等連名告稱本縣地名九河下稍自
十三年以來連遭水涝今年夏雨傾注平地一
望無際桑田變為滄海蘆舍廢為坵墟田苗盡
皆淹沒幸蒙申請勘實災傷題　請蠲賑但本
縣原無錢粮米蒙賑告乞設法賑濟少延殘喘
等情到縣隨該本縣知縣袁　看得子民失所
咎在司牧撫字無策致召災荒隨即痛省自新
親歷各鄉遍訪民艱歷稽所以救荒之策僉謂
連歲饑荒民窮已極若待申請而後賑濟恐緩
不及事如欲勸借富民又恐胥吏夤緣為奸更

滋煩擾本縣舊有震學士古堤一道先經丁知
縣修緝遂得數年不潦今若因其遺蹟募窮民
修築隨着各有地土之家量出糧食既可以延
窮民旦夕之命又可以垂地方永久之利卑職
思得先臣蘇子瞻趙閱道皆因救荒大發丁夫
濬河修築散富家之積滯濟貧民之艱危史策
書之以為美談今本縣利害莫急於修堤尤莫
急於疏溝因自循行隴畝見古堤一道起自三
岔口至魯沽止長一百三十餘里又有縣南一
道通水舊渠一向湮塞理合濬治其餘西北小
堤亦應修理以防不虞因擇義官任邦政安浦
等四名專督修大堤李東陽陳廷仕等六名分
修小堤高選任思忠二名專理開港有僧普照
等執簿勸化善人傅守仁楊尚文等收銀給散
每人每日量助銀三分或二分五厘或二分一
厘不等卑職先將縣倉見貯菊粮三百三十一
石五斗一升內留二百二十石給孤老囚犯等
項月粮外其餘粮一百一十一石五斗一升悉
發為顧工之費又本縣各官俱各捐俸以為士
民之倡隨遇鄉官苑園苑固苑時葵等各量力

捐助遠近士民聞風樂施而近堤有田之家則
照地出夫各隨其願自二月初一日起工至四
月二十七日始畢約用過夫五萬二千九百五
十餘工銀六百二十一兩五錢七分粮六百三
十一石五斗一升柰自春徂夏雨澤愆期田苗
枯稿又因久潦初乾多生各垂食禾幾盡新種
春麥既無收成之望而工役已畢又無就食之
資四野惶惶朝不謀夕伏蒙俯念特文議賑此
憂民憂國之至情憐窮恤災之美意合縣士民
所當泣血而感戴者也但本縣倉無積穀庫無

羨銀境內稍過之家亦因工役各有施舍不應
重加借貸查得通州常年原有積粟備本州及
各縣之荒而本縣東南一帶渠皆未開堤皆未
築倘蒙憐念照例量發千石或七八百石分給
窮民計工修堤則地利可盡興而飢民可苟延
矣抑卑職又聞之救荒莫若緩征議賑不如止
歛本縣賦役各有定額勢難議減其奉文新增
刑部棘茨內府紫夫等項一千餘兩亦難請免
獨有花板石夫匠車輪本縣原無石匠亦無大
車勢必顧募約每月用銀二百餘兩自五月至

冬季共八箇月約共費銀一千六七百兩查往
年舊例皆出里甲派一科十合縣驟然自卑職
到任以来里甲已華現蒙明文催督已議定價
值暫借公攤銀兩顧發豐潤聽用外思得前項
夫匠車輪去年曾蒙申請　撫臺以荒准免本
縣今年之荒比前更甚加增之稅比前更繁以
嗷嗷待食之民而當力役加徵之苦雖義奉公
不敢開馮婦之口而窮思保障寧能無尹鐸之
心懇乞俯恤災疲照例准免則地方幸甚卑職
幸甚原蒙行仰查議賑恤事理未敢擅便擬合
查明畫圖造冊申詳為此今備前由另具書冊
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
　　愛惜野稗告示
今歲災荒爾民無食知縣甚苦不能周恤幸天
生野稗可以療饑携籃一掃輒有斗餘遠方之
民来就食者甚衆爾輩視野穀為常事不知愛
惜聞有携稗換酒者何其不自愛也不耕而獲
當生慚愧各宜勉強為善以報天地神明之德
毋忽

煮粥濟饑告示

民有菜色有司之罪今發穀為粮就東寺煮粥
毋論遠近各得就食日二次到者各報名每十
人為一牌先盡老者病者幼者次及婦女次及
壯丁其老幼婦女係一家者各隨其便同編一
牌每一百人分為十牌各有定所每牌各置粥
一盂于地盡之即止一千人分為十起以次就
食典史仍不時巡察不許和水不許不潔不許
紊亂此示

門生 劉那謨
王好善 編輯

邊防書

本縣南瀕海北近邊先生素有文武全才談
諸邊務鑿鑿如覩今且受
命東征固知倭氛不難靖也輯邊防書

倭防初議

順天府通州寶坻縣為倭情事蒙
欽差密雲兵備副使王 案驗蒙
欽差巡撫右僉都御史成 案驗前事備案仰縣即

將該縣地方沿海計延袤若干里閒有某處為衝
某處為緩舊時有無設立墩臺烽堠船隻與各項
器具及巡守官軍或兵壯各若干節年是否尚存
或以湮革今逐加查勘或某地為要害應作何修
置把守何項官兵可以分布哨守何項器械可以
移用設備一應防禦機禁事宜作何責成或某地
方為風汎必不可至可以免議或某地方仍當酌
量隄備以防不測凡有事關海防切要當為議處
者俱要督行悉心計議停妥用保無虞作速詳報
本道以憑裁酌轉報等因到縣遵即開行梁

并水道沽鄭把總查議去後續准田覆前来准此
尤恐不的本縣親詣查勘照得倭夷自後漢始通
中國歷唐及宋皆通朝貢入寇甚鮮寇比方尤鮮
其地去遼東甚遠去閩浙甚近其初通中國實自
遼東而来而其道則迂迴不便也又萊登一帶礁
砂甚夥行舟多碍故北方防倭似若可緩
國初嘗一至寶坻于楊二將軍俘獲之無遺育繼又
一入遼東劉將軍復殲之焉自是而後絶無倭警
即嘉靖末年朱紈造釁肆毒東南而登萊遼薊晏
然無恙也蒙憲檄查議海濱要害及防倭之畧未

兩稠繆慮至遠矣按燕京之地東南濱海自南而
来則由天津衛直沽而寶坻在北正當其衝自東
而來則由草頭沽而寶坻在西亦當其衝故
國初沿海設立墩臺置軍器守水道沽關墩臺一座
自關迤東至黑崖子八十里立墩臺一座自關至
南草頭沽三十里立墩臺一座四十里至流渠河
立墩臺一座八十里至北口立墩臺一座至關家
舖八十里又墩臺一座共六座有軍官九十二員
名分布防範而置重兵於梁城所此不專為倭
都燕者防海道之間襲則天津設衛梁城設

贊員哉自嘉靖二十九年屬夷作逆鄙邊空虛而
天津梁城之軍盡調于邊海口空無人矣竊謂
國家所置之城池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有關係數
十百里之利害者如寶坻之縣之城則關係一方
之利害者一縣令守之足矣梁城之所之城則關
係數十百里之利害者蓋海賊登岸必由梁城所
而入于此不戒旦暮間即薄京城矣是所守者雖
一城而所庇者則不啻數十百里也此將帥之事
也故自五代劉仁恭守燕即建城置兵我
朝因之近世始掣防馬非計也且天津五衛之軍雖

抽契在邊歲猶得更番而歸惟梁城所之軍則終
歲不易本所有官而無軍至城門起閉亦猜人司
之軍兵既缺巡視無人并沿海墩臺之地亦為
御用監侵奪巡捕于指揮曾與爭之太監馮保傳
旨擒治既死枚下從是人莫敢言者卑職到任知太
監張誠之賢因與講明今河東之地已盡還縣而
墩臺可飭矣十七年冬因申　前道高　將本所
守墩軍募足一百名清查本所屯地每名給地三
十八畝耕種作為口粮蒙轉申　撫院王　依擬
遵行而守墩有人矣但地長軍寡防守難周倘將
本所之軍盡數發回以復
祖宗之舊以重要害之防斯為上策不然或照天津
等衛事例輪班防守亦為次之今勢皆不可行矣
如坐視其弊苟且支吾殆非臣子報國之義如欲
募軍置器則民窮已極錢糧無措特與梁城所掌
印指揮張忠水道沽把總鄭節往來酌議看得前
面墩臺六處止堪瞭望不甚要害惟有新河塘兒
沽塘兒上三處乃海冦必經之道合無責令土著
人民等九有舡之家編派字號以備烽堠緩急之
用每家自備弓矢炮石器械等項其司家坨一帶

本縣新募民開荒數年之後田熟民聚遂可編立保甲以相應援庶上不費府庫之財下不動官軍之力而地方有賴矣擬合申報為此今備前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防倭二議

順天府通州寶坻縣為倭情事蒙欽差密雲兵備副使王 案驗前事備將本境防守事宜逐一酌議停妥列款開報等因到縣甲職親至海濱周圍踏緝前議外更列八款以聞為此今備前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計開

一議衝緩照得倭居海東與浙閩相對西北至朝鮮甚遠既至朝鮮則鄰于遼矣至遼則鄰于燕京矣今倭人犯京師海口有二皆在寶坻地方倭有子母二船其母船高大不能泊岸須用子船其入港也若子船不便或擄民船以行此其故習也今若從水而犯則必從草頭沽歷丁字沽過天津從陸而犯則必從水道沽登岸由梁城所至通州此

二口乃極衝者也就二口較之則草頭沽尤衝其餘皆在所緩矣為今之計宜將大直沽即草頭沽兩岸各築敵臺一座其高下悉倣江南禦倭之式夾河對陣開窓放砲賊必不敢輕入其水道沽海口潤里許宜編釘木樁即取沿河楊木為之而橫編葦條于上不過三四潮涎積成灘賊舟不能泊矣此勝雄兵数萬也理合報詳

一議墩臺自黑捱子起至關家舖止延袤二百二十里舊設墩臺十座皆屬梁城所軍瞭望細分之則黑捱子至草根子四十里乃豐潤縣境蔡家舖至流渠河一百里乃寶坻縣境圯口至劉家舖八十里乃滄州境今欲增立墩臺須各州縣分造軍門来文欲三里一座援本所張指揮謂當五里一座以職論之則有難拘里数者蓋墩臺主於遼遠如黑崖子至蔡家舖道里平直一望無遺即十里一墩不為少如避風嘴至大直沽迂回轉換瞭望難周即二三里一墩不為多又濱海之土皆疎渙而難固且潮大則湧入衝擊須用磚包其費頗大其成頗遲今倭夷已至遼東倏忽可達謂宜先揆軍分置各漁船隨洋瞭望庶不悞事又寶坻關

係海道利害舊制內地各有烟墩東路自河北崔
成等處以達薊州西路自東嶽南店等處以達密
雲西路之墩至三河又分為二一達密雲一達京
師今皆廢弛惟有基址僅存而已若欲一體修之
為力愈鉅謂宜各置撥馬沿路走報俟海墩築成
之後然後築內地之墩庶修復有漸而人力不困
也理合報詳

一議撥軍照得既有墩臺必須軍守所初設有軍
千人皆為守海之用往日而倭至成功者非獨藉
七十人之力也餘丁復有二千餘人以漁塩為業
卹居海上故相聚撈倭遂成大功至嘉靖間本所
正軍逃亡過半止四百二十餘人盡撥振武營然
餘丁故在也三十八年抽撥餘丁其時本縣劉知
縣與楊指揮有隙三丁抽一丁為正二丁為幫盡
數解石塘嶺而本所空無人矣今議者欲募兵三
千守海若即募本處之人則沿海瀟條寸草不生
人烟斷絕疇來應募即有一二漁戶零居海上固
不煩召募而練之皆兵也若募別處之人則水土
不服地利不諳即卑職近與李守備帶領隸卒十
餘人至海上飲鹹水魚無不病嘔瀉者此明徵也莫

若將先年所撥之軍發回本處盡拘強壯正身應
役疲弱者悉易之蓋諸軍在密雲則可欺遠來之
將而冒名頂替在本所則難欺熟管之官而誣上
行私自三月至八月則戍防海自九月至二月則戍
邊不但防海有人而戍邊亦得實用此去兩害而
得兩利也不足則將近海抽撥之軍悉還本所而
石塘嶺所缺之額另募以充之蓋均一召募也濱
海人少陸地人多故募人守邊則易募人防海則
難與其別募他兵而風土不習莫若即以此銀募
兵守邊而遣本地之人還守本地之險夫其生長
在此習知地利而無水土不服之患室家在此則
有所顧戀而無逃亡勾攝之擾首領在此則有所
制馭而無冒名私替之虞田業在此則又以所得
之財為樹藝之本而死守力爭必不敢輕棄之於
敵矣此
祖宗立法之深意百世臣子所宜世守者也理合詳報
一議舟師照得禦倭于陸不若禦倭于海故防倭
以舟師為急南方備倭之舟廣船最大福船次之
如太平之蒸船太倉之沙船皆小舟也吾舟大而
賊舟小則以吾大舟犁而沉之我舟小而賊舟大

則使調戧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大率海中之戰
鬬船力不鬬人力故舟大者勝鬬風力不鬬船力
故佔上風者勝然廣船高大勢難卒備惟福船可
用其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濶其首昂而張其
尾高而聳設柁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設板裼以笫
竹壓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為四層最下一層不
可居堆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
息之所地板穩之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
設大門中置水櫃乃楊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
設木椗繫以綜纜下椗起椗皆于此用力最上一

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
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瞷而發其制可謂
盡善矣但海中風潮相摶震撼不常有時擡高二
三丈有時落下二三丈船出浪漕之時則船首向
天落槽時船尾向天凡初登海舟未有不眩暈而
嘔吐者故非素居海涯慣習風潮之士即佇立且
難安能戰也嘉靖末年江南有倭患叅政許天倫
提兵自河南往副使周臣自山東往曹許二遊擊
自真定往皆敗沒無遺非其不勇也不識海潮之
利害也今議將沿海漁船編成字號仍以本地大

户之有力者領之重其責任優其事權隆其體貌嚴其賞罰則事逸而功倍矣其詳見前議中嘗考國初防海之制最為嚴密自遼東以及順永沿海之地皆設衛所矣又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運粮至遼東往来絡繹無司巡視永樂間平江伯陳暄董其事厥后設有屯田粮運始廢而犹令山東舟運布花以給停而巡海不可廢也至弘治十八年舟壞未造侯伯又惮于航海遂陰阻其事而北海無船可恃矣近年

冲庵顧公在遼東始題通海道不特遼東得濟而山東之民亦得通商而稍安甚盛舉也然海舟之行晝則望山文夜則望星一有差悞常遭覆溺倘黑夜無星晝霧莫辨豈不悞事黃嘗熟講于閩廣商舶而知其詳矣蓋海舟緊要之人有三曰火掌者則專視針有曰長年者則專運舵有曰香公者則專計時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盤針相對隨針而轉如風不順則以柁向上風椎使方不飄逐故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是調戲之法也更者一日一夜定為十更以焚香幾枝為

度船在洋中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疾水程難辨
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舡首速行至船尾
視木片至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路程必木片
與人行不差而後所謂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
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
更流過船腰則斷其為大半更或船行如飛其風
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故行犬更船至某
山地界皆可坐而知也但此法得其傳者或寡矣
閩廣通番之人不吝重值訪而顧之豈惟昏霧為
無患哉其所過山崖孰為可泊孰為不可泊孰為
有蛟龍滓不可發銃炮孰為風信將作孰為潮勢
緩急嘗水辨味即知其處有魚暗礁石砂舟人雇
之安穩而行今誠推
顧公通海之意復
祖宗轉運之法倣福船之利募善水之人遼東順永
及登萊一帶互相灌輸有無燕濟既可以巡視海
道又可以懋遷化居然須熟講而緩舉之目前恐
未可議行也理合詳報
一議救援照得近奉
軍門明文永平地方有警則調東四路主客步兵

協守副總兵統領南北援兵策應截殺薊州地方
有警則調中四路主客步兵協守副總兵統領南
北援兵策應密雲地方有警則調西四路主客步
兵協守南北援兵策應其議誠確矣但地方有衝
緩道里有遠近似當更為裁酌如薊州一鎮原無
海惟豊潤有海岸四十里又係梁城所舊轄且無
口皆係淺灘不能泊舡者永平雖有秦王島金山
嘴等八口而其所關係止永平一府若寶坻水竝
二沽皆關係京師利害故　國初設梁城一所巡
察于外而於天津置重兵馬蓋天津無海必由寶
坻之海而入寶坻之兵不多必藉天津之兵為援
其地呼吸可通其勢輔車相倚今近者無應援之
責而反藉西四路為援後往迂八九百里豈不后時
而悞事也哉竊謂當依
祖宗舊制天津五衛之兵仍守信地俟寶坻有警即
先至救援密雲四路為二道於事體不便竊謂
濟或以天津密雲分為二道於應於地方有
國家之事義切奉公情同一體豈得自分彼此乎理
合報詳
一議錢糧照得國家錢糧只有此數費有經常故

永遠可守今地方有事即議添軍軍添則糧亦添
江南自倭變以来添募兵粮百萬餘兩遂為地方
無窮之害即如薊鎮虜變之後增募邊兵而增費
一百五十餘萬自古及今豈有養兵十萬不興屯
田而坐食內帑之理我故不知財用之本末者斷
不可以謀國也今撥軍守海即用天津梁城所之
舊軍則糧不加增而兩地有賴又抽梁之軍盡田
本所則糧在石塘嶺可以養新募之軍而軍田梁
城所者皆係餘丁不煩給餉但令復業彼既懽然
矣至于團練澳船因勢利導尤為省事其餘如築
臺製器不能無費但各分信地各自造之一勞可
以永逸非比養軍之費歲出無窮也然此犹其瑣
瑣者耳倘用生之意行生之策不但可以防海兼
亦可以生財海涯之地凡不生寸草者即係鹵地
可以晒塩其地最貴凡生草者皆可耕植今本地
竈户皆受累逃亡而煎塩者皆係遠方流民塩一
出場被豪強抑勒不賤不買奴有虧其工本者故
塩塲多荒至于可耕之地又皆棄而不業所以彌
目荒蕪而生理尠少也今誠令各軍計口授地貸
以工食閒則煎晒忙則耕耘奴開溝渠廣植五谷

豈非天地自然之利乎開耕之利職已試而有效其煎塩之法今将試之倘果可行則萬金之餉可致也理合報詳

一置器械照得兵家器械甚多有宜于山戰者有宜于陸戰有宜于水戰者用各不同其利于今日海船者無幾火器中惟噴筒火毬火藥桶三者而已火箭惟微風可用若無風則帆不可焚風急則火亦反熄皆無益也銃炮弓矢因舟蕩漾發去無準皆虛送于浪中鎗鈀之類亦無所用惟鏢鎗鎗銃鉤三件舟上風之用

鉤鎗鉤人之足以鏢鎗鏢人之身胥為有用之器先年倭亂時卑職在海中所目擊非虛談也以上數件宜量給工費令各漁舟倫之如是足矣常聞兵法有　三曰天戰地戰人戰兵器有五曰金木水火土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用要之皆不過兵之形耳善戰者形人而我無形明乎此則兵不血刃而百戰百勝不明乎此則棄伏而走戈戟反資敵矣是故兵器也者謂其為戰具則可恃之以勝敵則不可理合報詳

一論水戰與陸戰不同照得陸戰足在實地進退

有擾水戰大海渺茫一望無際賊之来也必乘風
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矣不難進乎賊之
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同其順而追之愈追愈
遠能必其相及乎即相及矣逆風逆潮不難歸乎
此陸戰所以難也不惟是也兵法
全重分合奇正陸戰可以自由海戰全以風潮為
主若風猛潮平則以風為主潮湧風微則以潮為
主風潮皆逆則囲船向後而行風潮皆順則一瀉
千里每日行程與東西南北皆不可料安能分合
奇正一一中節乎況矣分行有與我相望而

着有不可望見者昏夜起火為號則隱隱見之然
亦不能辨其賊船與我船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
同哨離遠則勢孤而罷有時隣哨相近敵舟又遠
難于攻擊有時我兵偶會賊兵亦近可以戰矣而
風或大作舟在浪漕中低昂起伏方欲俯而攻賊
瞬眼之間賊舟忽高反在吾上矣惟是舵工巧妙
能占上風撞擊賊舟或乘風火攻或揚灰可以迷
賊目方得勝勢耳陸戰呼吸生死非彼即已勢不
兩立將士不能作孌海戰則不然將官惮出大洋
而躲避近島則托言望賊無踪或出大洋而遇賊

不戰則托言風潮不便或戰敗折軍則托言覆溺人死孰從而查之有心欲勦賊而風濤為梗呼之不應招之不前則跡疑于玩寇有力能勝敵而舟小風逆偶致挫衂則跡疑于懦怯有戰勝殺敵而船高海濶不能割取首級則孰信其有功是故功罪賞罰皆所難明非主將得人操練素熟軍心素奮而敢人用命于不賞不罰之間斯亦難矣故防倭之將最為難得而近日諸武臣恐皆未足以戡此也理合報詳

一論倭術與韃術不同照得韃虜陣法一人最

若居先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層又其次五人橫列為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九人橫列為第五重其餘皆置陣後我兵相對必掘塹自固彼居先者一躍過塹則衆皆隨之蜂湧而来矣倭夷好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原為)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勢常不測韃虜或為方隊前一層不拘數十人皆係強者倭夷多為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為鋒最強為殿中皆勇怯相參韃虜之行全賴(原馬)力揮鞭策騎萬蹄齊奮(原推)山倒海之勢故須用車營以當之倭行必(原)而長緩步而

整故占数十里莫敢近馳数十日不為劳車營全
無用也韃虜来必携乾粮富者晒乳為丸貧者晒
肉為腊皆繫馬領下所携不多不能久住倭夷随
處掠米為飯每日雞鳴起即蕃地會食日午又尋
米作食故能久住内地韃虜見我兵不出即分隊
擄掠或我有兵即分兵抵住餘人行擄前後遠近
多不相顧倭夷食畢酋首擾髙坐指麾衆人今日
刼某處某為長某為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
一二里吹海螺為號聞聲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
一隊者韃虜所捨財物各自私其所有主者出

之後随而分之倭夷每日暮即返各獻其所刼夷
酋較其多寡以為功罪故毋敢匿者韃虜懼内其
婦女歆来即携之同来多為男装以厚騎護之故
識虜情者專以火炮攻其厚隊則彼無心戀戦矣
倭夷擄我婦女夜必酒色酣睡故善戦者乘夜刼
之常勝韃虜見我兵弱即来兵強即止故善戦者
常示威以攝之倭夷屏足似不前常飛躍而至把
鎗不露竿常突忽而擲故難測韃虜勿携空馬搶
畢即裝之馬上而行倭夷刼掠将終縱之以焚烟
焰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韃虜得酒

肉分食甚均從長至幼無不嗢者故可毒倭夷至
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無恙然後飲食韃虜
行搶專望村庄而趨倭夷行衛陌間不入委巷韃
虜以多為勝故非數十萬不敢大舉倭夷以智勝
即數十人亦長驅深入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雖十餘人亦必埋伏故常勝韃虜無鐵蕪不知練
法故其刀不甚利其矢鏃或以鹿骨為之倭夷生
男親隣各送鐵為敬埋之土中一歲一煉故其刀
鋒利不可攖韃虜露宿常擇寬曠有水之處故人
可逆計謂今夜必宿某處倭夷隨房而宿必破壁
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机韃虜長刀之外常恃
鐵鈎鈎人之衣故我軍之甲當用朽衣餘之于外
或用生牛皮皆可拒之蓋至朽則鈎無所施至堅
則鈎不能入也倭夷慣舞雙刀向空飛躍我兵愴
惶仰首則從下砍來矣韃虜對陣必先遣十餘人
誘我倭夷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皆能空
竭我之矢石火砲甚則進而陷其伏中凡遇韃虜
下馬特火器彼必不敢来伺我退走即馳擊倭夷
衝陣亦必伺我先動而後突入故皆能乘勝長驅
韃與倭皆弓長矢巨近人則發故射必命中然倭

弓立地而發其力軟而易避韃弓馬上可發其力勁而難防至于聲東則擊西欲進則示退恩施附近之居民而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而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而盤詰難向導用吾人而進退熟則北虜南倭同一轍也理合報詳

復 撫按邊關十議

九欲足兵先須足餉無餉是無兵也故邊鎮之餉常年當令稍有剩餘存貯該鎮以備不時不虞之需茲薊鎮錢糧自經畧大臣裁酌之後累年查算笑之盡錙銖覈之盡毫毛今歲有餘本部即扣

来年年例以常情論之宜請增不宜求減也然宣府額兵十五萬有奇而年例銀二十九萬六千兩大同額兵十三萬五千有奇而年例銀四十五萬六百三十八兩今薊鎮主客兵不滿十二萬而年例銀一百四萬一千有奇并屯糧民運諸項計之且至一百五十萬矣司計之臣柰之何不持衡而校覩影而疑哉且

朝廷一歲所入不過三百餘萬而一鎮之費乃至一百五十餘萬此坐而自盡而惟銖求毛舉於困苦束縛之中以塞

朝命此何異掩口止啼徒使哽咽愈深耳非惟無濟
于事餉額既窘而事不可已他日所費更多于今
日矣卑職目擊時艱細籌
國事亦有一得之愚久欲獻之當道茲承明檄敢不
盡言謹例十事于左
計開
一曰革養軍之虛費今歲春正月蒙
撫臺命黃點麾下之兵登塲校閱年貌疤記悉不
相符諸武將皆怒目而視盛氣而譏謂營伍之中
自是常事
撫按委官查盤惟向我輩各討一二名責塞耳未
有逐名細點如今日者也黃退而訪之則各邊軍
虧果係常弊將領幸其虧而侵其粮有遊手流徒
人等當春秋防則召而與糧防畢任其所之此謂
冷補謹守之將也有用熟補法者當委出差點時
量募半月或十日支吾既慣伎倆已熟總兵而下
莫不通知但不敗事則稱為能將矣又有全不預
募者直至大閱巡關查點則掐集鄉夫謂之痒補
止一時之急也俟一日則五分點一日則一錢其
逃者死者皆不報而路將已滿載而歸矣此虛費

所當稽者一也薊鎮客兵之調始于嘉靖二十九
年當時實欵賴之以防邊禦寇非為文具也今祇
用之以做工修城而修城之役又令聽用千把總
之屬分管之此輩皆無籍棍徒惟知侵剥計工索
銀各有定例常例倒而不足則將難修之工與極堅之墻皆欲
也常例而不足也即人不齊工不飭不問
拆開重驗多方抑勒必滿其欲而後已故數年以
来各處班軍皆不全每枝三千止帶二千或一千
五百名赴鎮過堂則募人應點其餘皆折乾而又
虛冒本鎮行糧此虛費所當稽者二也本鎮之兵

有三一曰祖軍二曰抽
紛錯亂不可致詰或因
粮餉或因逃多畏罰私
司希合格令着里甲公
李王而解陳比比是也
一年每餘丁三名抽一
則盡戶皆無空閑之人
日抽梁之軍苦累已極
貼丁者有貼丁已盡而
軍則尤千古所無之事

抽梁三曰召募祖軍之籍紛
募投充其籍益紊或因有
雇貧人代當甚至張而解
抽梁之軍起于嘉靖四十
名為正軍以二名為貼軍
有一正而一貼者有全無
累及別戶者至于勾補募
夫受募而應役非犯罪遷

謫比也彼犯罪者或止終身或居内地而此乃令
子子孫孫永為邊軍豈人情也我且當時召募之
令獨用近邊之民最為良法蓋欵化客兵為土著
也今乃身死而勾其子死而勾其孫無子無孫
而又令其遠房無干之人代出原領募銀伍兩及
解銀至路而路將又索私貼銀三五兩不等有則
收無則控禀上官又行勾矣故今日募軍比祖軍
抽軍其毒尤甚萬一有警孰肯應募是欵得其捍
禦之力而先絶其投充之路也計（莫拙）于斯矣且使
三項清勾之軍而果足以充伍即有害于民亦當
為之今所勾皆單弱無聊之輩不能控一弓荷一
戈者財匱民窮正宜汰無益之費豈可用有限之
財以養此不能荷戈之士乎然欵汰之則軍官將
執此為定籍之軍不容輕汰竊謂
國家養兵政求實用軍中有一勇士則臨敵而三軍
之氣齊增軍中有一懦夫則先去而衆人之氣皆
奪故兵法有貴精不貴多之說今惟慮漏籍之有
便于民而不思弱卒之有害于事此虛費所當裁
若三也為今之計亦無奇謀異策出于尋常之外
惟請循

祖宗之故事遵
朝廷之明令而斷然行之則三弊可免矣何謂故事
國家之制邊軍二分在營八分屯田此定例也又薊
鎮之地初設一片石等關每處存軍十人譏察餘
悉屯田此亦舊制也當時客兵最多後漸令納銀
免其入衛此亦舊行之故事也今可舉而行之否
乎何謂明令
祖宗立法凡正軍在營不許於原籍勾取載在令甲
森如也嘉靖四十一年兵部尚書王　題
准凡不係在衛所生之丁並不許勾取當軍今遠族
他房一槩勾取又令婿户佃户一槩代充何
詔旨之不信也此猶遠年之事萬曆十四年巡關御
史蘇酇題總督軍門崌峽張公覆稱先年充募勾
丁繼補無異永戍土著之民多不樂就而遊食串
營之徒應募而來稽其籍貫多屬假揑稍加約束
則相率而逃該管將領畏懼參罰又以逃亡為諱
私自募補隨補隨逃隨逃隨補名籍愈混盖至今
而大壞極敝矣請悉如關臣所議將領不許私補
開送該道責成附近州縣掌印官查民壯鄉夫市
井任俠之願募者充之其籍貫及其父兄子弟姓

名取一保結隸之尺籍填于兵單解赴該道驗發
該營收伍註定歸農之日一切勾丁聽繼悉與蠲
免其餘見在之兵亦須責成該道逐一揀選年力
精壯者存留老弱殘疾及遊滑不堪者悉為汰革
一體另補合用安家銀每名三兩就于各營中逃
亡省剩銀內支用此則近年新題之例也夫關臣
題之督臣覆之部臣請之
旨而須行之薊昌二鎮視如故紙畧不遵奉牧政何
由而革邊兵何由而強民害何由而息
國餉何由而充我黃請悉遵成議先將各營募兵停
止勾補行文徧諭各屬使民知募兵無害以動其
赴義之心然後將各處現在主兵照例責成該道
逐一挑選其勇健者存留老弱不堪悉退還原籍
戶有壯丁則勾取代補如無壯丁不許將老弱塘
塞止令納銀五兩照先年題
准事例不在衛所生者永不再勾其各處客兵亦照
近年現行事例皆令解銀然後將銀發近邊各州
縣正官募民壯鄉夫市井遊俠之士務足十萬之
數其遴選保結之法一如邊臣督臣之議令薊鎮
主兵雖七萬有奇其實不滿四五萬客兵兩班此

徃彼来亦不滿二萬如募十萬則兵增于舊矣又于十萬之中揀其勇健出人者為餙兵五枝每枝三千人共一萬八千人每名食糧二石本色一石折色一石為銀六錢又選其次二千人留為守城傳報走使之用食粮一石其餘八萬人悉遵祖制令屯田皆不屬衛官而屬該道仍寄三鎮通判以檢田之責令春秋二季巡視而稽察之夫屯田之荒皆起于衛官之唆剥今不雜唆削而且有利馬一便也衛軍之逃皆由于差使之繁今不屬衛官則差遣不及而民得安生二便也軍之虚伍百計不能除其奸惟計人而授之以田則人有常業而伍不能虚三便也如此則薊鎮南兵萬人歲支銀一十八萬兩驍兵一萬八千人除本色一石有米可給每月加銀六錢共該銀十三萬餘兩其屯田等八萬二千人每年除二個月本色外其餘十個月每月米六斗折銀二錢四分并冬衣布花之屬共銀三十二萬有奇是每歲不過共用餉銀六十餘萬而已兵加于前而餉可歲減九十餘萬一調劑間而利害迥別伏惟

裁察

一曰汰臺兵之冗員隆慶二年總督譚　題募浙
江鳥銃手三千名與同剿鎮客兵標兵相兼訓練
三年有成然後遣歸此原議也至隆慶五年已滿
三年之期而北兵無訓練總督劉　又題添南兵
六千九百餘名新舊三枝共九千九百餘名專為
守臺之用將官日支廩米五升折銀一錢中軍千
總日支工食銀一錢把總日支銀七分百總總旗
并餘兵俱日支銀五分嘗臺百總兩防八個月每
名日加工食銀一分此餉額之大畧也查得東協
四路邊長六萬三千二百八十七丈二尺三寸內
陡險山崖可恃者一萬六千八百九十六丈六尺
中協四路邊長七萬二千六百六丈二尺內陡險
山崖可恃者一萬九千七百四丈七尺西協四路
邊長八萬九千八丈零險山四萬六千一百一十
六丈三協之邊共長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除
險山可恃者外實該防邊一十四萬二千一百八
十四丈零今以十萬之軍而分守之每人該守一
丈四尺有奇況近時險山防零竊更當分兵防備
則所守愈多矣夫虜之潰墻而入也不過一二丈
以全其力之寇而攻吾一人所守之墻雖金城可

踰鐵壁可穴一處失守餘皆長物矣故擺邊之說真兒戲也惟敵臺之建最為有益當原議築臺二千餘座大約每臺相離一百丈兩臺之中矢石可及以厚餉募南兵使之以臺為家而晝夜拒守後之經畧薊門者信不能違矣但歲久弊茲有不容不整頓者萬曆十五年總督王　題稱先年千總把總各協不過六百餘員今中協七百一十四員名東協六百一十四員名西協五百五十三員名大踰舊額如中軍千把總一遇有缺率十餘人謀補至于管兵千總尤數十人所垂涎者悉以計得

即有見面生日時節支粮造冊等例以償所費臺兵被其科擾莫敢誰何其或原無見缺唆人訐告坐缺頂補求之不得即播流言鎮守憂讒興譏為之扼腕各總暮易朝更莫能究治且此輩皆無藉之徒視南兵為奇貨要補一名輒索銀十餘兩惟視賄之厚薄而不論人之勇怯故近来南兵頗有弱懦充數者皆此輩為之祟也至於書記家丁雜流等項名色尤屬無謂又南兵新来恐北人未諳教練故特設三叅將以南人為之今南將已諳北土而北將又熟邊情若之何而兩設之哉且如中

路南兵衆將駐三屯營而臺兵散布于沿邊數百
里外峻嶺疊峰之間南將之足何能遍歷臺上而
各臺之兵又安可舍其信地而伺候於數百里之
外哉雖有調練之例舉不可行者也是南將真如
聾瓢耳王公又題稱路將駐劄關營信地有限咫
尺臺墻反無統攝之權各兵以非路提所屬不聽
稽查因將臺兵各聽路提兼管此至當之畫也然
各兵既屬各提而又屬南將一鞭二執不惟事相
掣肘而且需索倍增合當將南兵之衆將及二把
總之屬畫行革去每臺止照舊留臺長一名臺兵

四名其最緊要去處止增臺不增人蓋一臺之中
止容五人人多亦無所用而舊議築臺二千今止
一千三百有奇所應修築者也其選補之法應照
累年題
准事理悉屬該道亦不必拘定南人即北人有力舉
三百斤善放鳥銃者悉與收用其統攝之權應照
十五年總督王　題
准事例悉屬路提如自大寺兒谷堡起至小毛山堡止
見空心敵臺四十四座原議應增修十二座共五
十六座悉屬一片石提調統領自小河口起至長

谷口止空心敵臺四十七座悉屬大毛山提調統領自平頂谷堡起至星星谷堡止空心敵臺七十一座悉屬義院口提調統領有私下臺或悞事者令稽察之甚便又以三提調所統總屬之石門路叅將又以山石臺燕四叅將所統總屬之東協副總兵中協西協皆倣此行之則不特省餉銀數萬而事體歸一號令可行臺兵亦有實用矣伏候尊裁

三曰謹撫賞之機宜昔中行說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羅綺錦繡皆棄之草中以示不如穜裘之便利故匈奴日強今諸夷之嗜漢物如蠅之慕壇羶去復來得丈帛尺錦爭相誇耀中國執此以羈縻之乃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意故今日邊鄙惟撫賞一事為馭夷之長策誠主之得其人行之中其窾可不戰而馴擾之矣大奎有五請頌言之夫宣

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為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語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

邊撫賞之事今四夷賞亦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話者則全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為低昂而此輩無知哄誘夷人教之爭競教之需索教之侵凌教之挾詐所以褻中國之體而使夷人不尊不信者皆此輩為之也今縱不能復

祖宗之舊制重四夷館選然各路夜不收尖兒手之屬凡通二語者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即為稱職授以百户人三年而無事也陞千户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即以軍法從事此目前至急之務所當亟圖者一也

計莫重於撫賞而薊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猥外不能鎮壓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任其需索莫之裁甚至有私賄虜人求免目前如潘一正者夫薊鎮撫賞凡十一處而叅將凡十二人今叅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主賞非計也

請遇各邊之賞皆令參將主之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在白馬關撫賞即移參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路屬夷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即移參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參將移駐漢兒嶺墻子路無撫賞則參將暫革馬蘭路參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參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聽賞而即移參將駐冷口石門路參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

題

准不援遼東則參將亦宜革矣如此則十路參將皆復舊額又省提調十人且以撫賞之權屬之參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夷情可撫所當亟圖者二也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兀揔帖木兒再傳而絕右都督曰革干帖木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餘都督二今無後止都指揮一曰打都惟朶顏最盛其左都督為完帖木兒五傳而為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革蘭合襲職生九男長為影克影克之子即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為脫羅

又兒三傳而為朶兒干又再傳而絶其別枝拾林孛羅繼之今讓者曰把班通其所屬計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以皆強横夷人到一路則擾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為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或疑夷人不服竊謂夷人之所利者賞也吾不失其賞而使之一時總領彼必懽然從命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於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所當亟圖者三也又薊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宣大之邊今掩荅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兎于洮河東置赶兎于薊鎮而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按順之夫祖宗之於兀良哈既分其衛為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為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為權不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而盡屬強虜且東自薊鎮西至洮河以萬里之邊疆而皆屬一夷之鈐轄

堂中國魯無一人蚤見而預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兎亦復跳梁于此矣其所以力求增賞者

以賞不增則無以雄長諸夷而肆其暴也謂宜循
督府環洲吳公之故議將趕兎及毛困之屬皆移
咨宣府令其開市仍優賞之夫夷狄豺狼也彼見
賞厚而又得賣馬將無不從而宣府視薊猶一身
也其市賞之費皆出薊鎮而特令宣府代給之有
何不可所當亟圖者四也至于撫賞之費實用銀
四萬六七千兩止發帑銀三萬六千三百二十九
兩二錢八分八厘其餘或取之採辦或取之缺軍
口粮殊為非法夫以一軍而日令其採柴一束似
不為厲然每束取銀三分一月三十束索銀九錢
盡扣其月粮二錢四分尚欠銀六錢六分將何以
堪之此斷不可行者也若缺軍應補
國家大法今乃不補而明取其月粮以充撫賞將何
以倡諸武臣哉謂宜明增銀十餘萬兩以備督撫
之設施夫方欵減費而黃請增銀者其旨若悖而
而其意實相成蓋必如此而後可以有為所當亟

裁察

四曰定市馬之良規遠方之民養種馬近
圖者五也伏候
幾之民有寄養馬一當馬頭如負重役倒死賠償徃

往傾家及其給之于軍曾未幾時而馬已骨立嘗
私詢其故乃軍之不欲其壯也衆軍不幸有一壯
馬不特官借用之即官家丁之屬亦借用之不特賠
馬又賠身而隨之不特賠身凌辱萬端命亦不保
令之拾箭則東西馳逐喘息難支令之隨行則馳
趕不前又令重負間有借馬出差者惟務速馳不
顧馬之軍方扣首求哀而彼已策馬先驅矣彼至
地方或投酒店或宿娼家而跟馬之軍中夜始至
挨門尋馬倍價買料喂之未畢又起催行矣故各
軍惟願馬瘦不願馬壯也步軍不能趨急故用馬
軍然薊鎮今日之馬皆不能應敵者也昔年有虜
患時凡馬軍臨陣皆舍馬藏諸林數以一人控三
馬凡三千馬軍即占一千不得向敵見載戚總理
之疏可按也是有馬不若無馬矣論軍情則馬壯
不若馬瘦論實用則有馬不若無馬豈不重可嘆
哉愚嘗見遼陽軍士則又人與馬相依為命必欲
重價以市良馬官所給價或不足則私益之遼人
謂之稍銀故見其馬常肥而真可赴敵又見麻馬
一氏之家丁其騎多係夷馬耐腥臊而善馳逐間
有上馬亦皆雄偉可戰乃知選鋒重兵決宜有馬

而賤卒微士決不宜有馬者也請將遠方種馬其有未賣者悉賣之而以價入公家倘有十萬匹便可得銀三百萬有二十萬匹便可得六百萬矣其常年倭解之馬凡二萬匹請悉不解馬但每馬解銀三十六兩入太倉每年該增銀七十二萬兩順天寄養之馬亦盡賣之其薊鎮之馬止存極好者一萬八千匹有不如式者則賣而易之其價每匹二十兩而以給前驍兵更買七八兩之馬千餘匹作沿途驛遞及飛報擺撥之用當時欲養馬于近畿者以其易取也今若分置于邊猶外厩耳順天之民既不養馬每歲每馬出料草銀七兩二錢解邊以備養馬之費如薊鎮馬騾共五萬有寄每歲費料價幾二十萬而無一毫實用今以民間寄養之資供邊軍草料之值四季全給而不使打草備用如此則

國家每歲多七十二萬之入南北之民永免養馬之累太僕寺免收撥之煩邊軍又得馬之實用而薊鎮又可歲省二十萬養馬之銀蓋一舉而五利備也伏乞

尊裁

五曰復舊耕之額田查得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劉
題為開墾邊地等事據密雲兵備僉事張守中呈
稱古北口副總兵郭琥開種過荒地二十六頃墻
子嶺參將程九思開種過一十七頃石塘嶺參將
孫桓開種過一十九頃此地今皆安在乎又稱墻
子嶺邊內自魚子山西至大黃崖止南谷寨口外
內外有地共千頃古北口自東自黑谷關延至大
水窪有地百餘頃潮河口外北有一山至曾子谷
常嶺墩南到潮河止西北有一山延亘二十餘里
有地四五百頃自河坊口起至开連口止有地百
餘頃此地豈昔有而今無乎職謂當嘉靖末年正
東西二虜交馳之日邊塵時警晝夜靡寧而張僉
事乃能分隊分班出邊耕作一歲所收子粒十二
萬石有奇今西虜受款稍稱安息且臺垣脾睨穡
事易興頗不能出門一步且耕且守何哉如謂出
邊畏虜則塞內之地不下數十百頃何皆棄而不
耕乎甚至額內屯地亦拋荒而累軍賠納子粒抑
又何歟是難言也已矣夫聚兵十萬不興屯田坐
而仰食于內帑自古及今未有能支者明臺建議
墾荒田此

社稷生靈之福也職謂耕邊外之地有五利焉聞張
僉事昔年耕作全憑哨探一有聲息輒為收保故
農人無害穡事有成近来明哨既為虜人腹心而
暗哨又全不出探石門之警使得一人預報寧有
此乎今誠驅諸軍出耕即使之分番遠哨軀命所
關自當効力虜變先聞備禦有賴因稼穡之功修
斥堠之實一利也薊鎮虜患不畏零竊而畏大舉
口外之地不可耕者皆崎嶇阨塞虜騎難馳其可
耕者則平原曠野大舉所由也今誠效張僉事舊
法每隊分為二班結伍而出荷戈則戰荷乘則耕
借田作之農守要害之地二利也易稱王公設險
而寓象於坎坎者水也薊鎮垣墉修築畧備所不
能築者獨諸水口耳不能因水以設險而乃畏水
之隳防此所謂舛也今近水之地皆為沃野衆軍
出耕儼如臨陣遇敵必先安營而後耕四面皆掘
渠即以所掘之土築為營堵外面近虜之處築宜
特大引水環之中間畧倣古人溝洫之意開渠築
畛縱橫如繡於大順之中寓設險之意三利也昔
白川劉公勘得馬松二路西自黃崖口鑽天峯起
東至洪山口廖家谷止邊外如分水嶺大小石門

等一十三處設墻不過二百丈建臺不過五七座
斬關不過三十處即馬松二路俱包羅在內又如
窄道兒地方曾經指揮李昇潛往踏看畧修險嗌
即墻子嶺馬蘭峪俱有外險足恃誠因開荒將前
諸險漸次修築可臺者臺可墻者墻可渠者渠可
劑者劑不過數年修理完固隨立關寨可耕之地
愈多所守之地愈約四利也如此則有山可樵有
地可屯濟軍粮于不匱真疆圍于久安五利也伏候

裁答

六曰廣種植之厚利昔蘇秦說燕王曰南有碣石
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利
足食于民矣此所謂天府也今薊州密雲一帶最
宜棗栗又宜疎杏而沿邊諸山皆濯濯而不之植
此自棄其利耳隆慶二年巡撫劉　題稱
國朝自山海抵居庸率籍三衛作藩籬林木為固故
令甲所載有私伐邊木欲固守邊圍莫如復山林
勅諭亦有嚴禁砍伐之文欲調督責每名種樹百株其
之險沿邊軍人令各提
種樹法必縱橫曲直參錯蔽翳使虜馬不得馳驟
三年御史房楠又申飭之奏稱七利近年總督軍

門張　復移文各路令沿邊皆種棗栗倘果遵而
行之實安邊之至[illegible]足
國之良圖也謂宜令守臺南兵各以附近山塲畫界
而授之給以資本責其成功至来年春月特遣官
巡視有懶惰不植者責而遣之該管提調有三分
以上荒而不植者即為不稱職罷去叅將及該道
亦以此而逓坐之法在必行其餘屯種區田者亦
各給一園地棗栗梨杏聽從其便而區田周圍皆
令種樹縱横交蔭亦各嚴為之罰而責成之于三
通判三年之後果木成林戎馬難馳此金湯之[illegible]

也伏候
尊裁
七曰興險阻之水利薊鎮諸山泉源所發在在而
有其水口從外而入者狹則四五丈廣則数十丈
平時既虞虜患及山水一發則㶁湃震蕩百里為
沉有壘石城一座柞木數層霖至輙尺寸無遺名
曰捨城有造石橋工費最鉅精堅無比而亦随流
蕩盡又有聯巨筏造木壘皆不能成功而遂付之
無可柰何此天本有險地本有利而人不善因之
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特於坎卦發之者正

謂其險在水耳大抵天下之水皆出于山而古人導水必先於導山今不濬其源而徒以私智人力與水爭勝若之何不敗謂宜相視諸山之水勢泉源所出皆順而滌之不獨刊木通道間有嶺石阻碍各與疏通可東者東可西者西所謂百派飛泉若常山蛇勢者正欲分其流而使出之不驟也其有水勢盛大自夷地數百里而来者則口外必有平原曠野當就其平坦畧窪之處疏為塘墾使蓄而復流流而復蓄則不驟矣如潮河川之外平洋一望萬馬可屯誠於此處開大澤夏秋有水胡馬難馳冬月淋水為城積水為山又何憂虜患哉即有勞費其視捨城之築長城之邊長一千三百餘里而內地東自永平西至容雲不過六百餘里蓋邊山逶迤而內地徑直也誠于內地徧開支河縱橫曲直各因地勢淺深高下各隨水勢而于各山之泉各分導其水入其河其水入其渠即各引之以灌田凡各山之中險隘不通人馬或止通一人一騎者毋論已其有平衍可通大舉者皆掘成池坎使水既蓄而復流蓋泉水氣冷北方尤甚水在池中養過則氣温而長苗一

利也出之不驟二利也又可以阻大舉之馬三利也支河既衆水勢盡分而下流一帶永無漂溺之患矣然時詘舉贏恐難成事竊謂國家武職俱係軍功世襲今興水利正為萬世防虜計其能出錢穀募夫工開河耕種其功勝于擒虜斬首數倍也合無令軍民人等有能開河千丈及耕地三千畝以上者與世襲指揮使開河八百丈及耕地二千畝以上者與世襲指揮同知其佘事而下以是為差即以所開之田授為世業田荒即槾其職開多則遞遷之其世襲止于指揮使有二子三子各能開田合給者各授以應得之官年久成家各保其室虜至而衛禦不煩號令非愛其上也桑蘇棗栗自保其利妻拏牛馬自顧其家此實邊興利之上策也又按潮河之源出于無碍嶺初從西南行濶一里三十里會滿桃川又南而徃東五十里至白塔川又東百七十里至呼石哈川順河而南一百一十里至黃雲西峪又南四十五里至快活峪川口又南七十五里至古北口關中間如流水溝羅團崖川之屬凡十餘水皆入潮河故其勢極大又自無碍嶺東行約一日程至孛合車嘉

靖二十九年及三十一年虜大舉入寇皆合兵于此大率東虜欵犯黃花鎮白馬關石塘嶺大水峪等處必由此過無碍川徑滿桃而入西虜欵犯石門寨等處亦必由此盖要道也倘能因勢設險開渠築隄照先年經理侍郎汪　原議將口外腴田募民耕種亦如內地之制而優其賞額有能開河墾田者自叅將都司以至都督皆令承襲而世守其田於設險之中陰行吾展邉之計於授田之內默寓夫封建之規此事之至便者也伏候

尊裁

八曰增將官之供給軍中之弊其端至賾將官管兵扣薪水若干名養廉若干名又濫占跟隨若干名而中間識字雜流等項每人各占數名所以兵皆無實也不特此也既明扣薪水而收其銀矣又復令見在之軍採薪運水是薪水之外又有薪水也既扣養廉而收其月粮矣又復私收買閑貼辦之錢是養廉之外又有養廉也既占軍跟隨矣又復以軍而送人如督撫中軍及聽用武舉舍人千把總之屬無軍可占則各送數名視其勢之炎凉以為多寡是占用之外又有占用也凡修城做工

掛名在官者倒不應役而獨累貧軍貧軍完已之
工又代人做工常以一人而應三四人之役柰之
何不逃且死也嗚呼弊也極矣然欲革其弊當先
恤其情每官當明設書手一人或二人軍牢伴當
幾人皆視其品以為隆殺即於前所餘二千人之
內檢遣至於禮儀交際情所不免各宜於常俸之
外量處經費若干竊謂當如雲南職田之制每員
授養廉田若干畝薪水則若干畝聽其募民耕種
即或役軍亦當稍寬其文法蓋曰作之興自是遷
方大利驅軍為農猶勝迫軍為盜也伏候

尊裁

九曰議輕車之便利戰之用車從來尚矣胡虜衝
突車尤有用陣之有車如人之有甲也俞子俊所
謂運有足之城策不爾之馬蓋畫車之用矣然須
山川平衍車戰為宜今薊門之地層山曲嶺非車
所便如徧箱車元戎車之屬尤為無用車既重大
進退皆難惟有永平道葉副使所製輕車向前擁
板稍後上列刀鎗火器輕輪着地若有自行之勢
二人推之如飛翼以鐵拒馬竹挨牌砍馬刀平地
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斯為可用然雙輪又不

若单輪之為便也合置二千輛或三四千輛即分給屯田之軍平時任其駝載粮食搬運食貨有事則取以裝軍至於輜重車亦不可少但置數百輛足矣各路車營皆宜省革且如遵化車營久已題革矣萬曆十三年總督王　所以題復之者為開豊玉二縣之水田也今水田廢而營兵猶存不為虛申矣乎伏候

尊裁

十曰查器械之冐濫軍中禦虜器械為先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沿邊所急無如火器者今南方所製愈巧而愈便宜令北人習之該鎮置造器械冐破物料情弊無窮當議定修造額數以塞告缺之口器上鐫成製發年月姓名以杜私換之奸解回損器即椎毀估賣以革用舊充新之弊各該請給造換定立期限以禁零星紛擾之端合着精明府佐縣正將各件緊要兵器議定應用額數仍行各營路掌印官查其實在器具如密雲左營冊開盔甲六千二百二十副兵器二萬二千一十一件火器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件今見存若干振武營冊開盔甲二千五百五十四副兵器一萬

五千五百八十件火器六十九萬三千四十五件
今見存若干多則收之少則補之散則修之既有
定額然後查某器該幾年一造某器該幾年一輕
修幾年一重修一一登記造冊逐年驗閱果有不
堪者即眼同椎碎發舖變賣本年該造補某器若
干該輕重修理某器若干通共該銀若干類冊具
呈該道申明督撫衙門選委嚴明科甲官督造與
軍中將領毫無干預如此則冒破可省而器械皆
精矣伏候
尊裁